禮記質疑

思賢講舍

湘陰郭嵩燾伯琛著

少儀

聞始見君子者辭曰某固願聞名於將命者不得階主

鄭注階上進者言賓之辭不得指斥主人嵩燾案鄭意不得階主記者引申禮文之辭據士相見禮曰某也願見無由達某子以命命某見鄭注某子所因緣之姓名是凡相見必先有人通其意以爲之階因謂之階主案表記事君不下達不尚辭非其人弗自不下達者不以意自通不尚辭者不以言干進其所由以進者抑必得其人焉君臣朋友道一也階主卽表記所云自因者原始之辭言旣不得階主則名無由自通今乃以其名聞於將命者所以自敘其求見之情也案鄭注重則云周孔疏若初辭則不云固惟云

某願聞名於將命者似於經文別生枝節亦與始見君子之辭相背戾矣陸氏佃云不得階主亦辭也無可疑者鄭以不得指斥主人釋之誤邵氏因云階猶階梯之階主猶襯近臣以其所爲主之主言恐不得將命者道遠爲之階主是又以階主屬之將命者方爲將命者通辭而云不得又非事也

罕見曰聞名亟見曰朝夕

鄭注罕希也希相見雖於敵者猶爲尊主之辭如於君子也

嵩燾案鄭意承上敵者曰某固願見爲文以經義求之聞名字與上聞名緊相承尊者辭也其云朝夕猶朝夕侍教於君子亦尊者辭也始見之辭曲折罕見非始見也而爲日已多仍以其名自通曰聞名曰朝夕皆禮辭也案鄭注亟數也於君子則曰某願朝

夕問名於將命者於敵者則曰某願朝夕見於將命者是以罕見專屬之敵者以亟見兼屬之君子已非經旨又以朝夕加於問名之上禮辭安有是哉疏引或云始來禮隆故尊卑宜異亟來禮殺故宜同問名字又通君子與敵者言之而以罕見爲爲亟見不達經旨而意爲之辭宜其扞格不能通矣記禮者逃見君子之辭又有罕見亟見之分經旨至爲完密敵者之亟見朋友居游之常於辭宜略矣舊注皆失之

受立授立不坐性之直者則有之矣

鄭注謂受授於尊者而尊者短則跪不敢以長臨之嵩燾案此與曲禮授立不跪授坐不立同文蓋通言之無與尊者受授之義鄭云尊者短則跪短長度也不當訓直經云性之直亦安見據尊者言之朱子經義性之直猶所謂直情而徑行授受禮之常坐立亦人之常禮謹於其常而直情徑行可爲

禮乎曲禮立則磬折垂佩玉藻立容辨卑鄭注自貶卑謂磬折也是凡立其身皆俯玉藻亦云立容德鄭注如有予也是凡有所予授其身亦俯毛詩傳籧篨不能俯者性之直者猶言生質不能爲俯卽所謂籧篨是也周禮大司徒辨五地之物生鄭注杜子春讀生爲性釋文性亦訓生孝經說曰性者生之質也性生字通性之直猶言生之直立而授受其身宜俯直躬不能爲俯則跪以明謙曰有之者禮之所不禁也非是雖尊者有所授受亦不跪爲自貶已甚又重勞人之答己也

排闥說屨於戶內者一人而已有尊長在則否

鄭注說屨於戶內者一人雖衆敵猶有所尊也在在內也尊

長在則後來之人皆說屨戶外嵩燾案曲禮戶外有二屨爲一賓一主言之自餘說屨無明文鄉飲酒鄉射禮主人請徹俎主人降賓降說屨升坐燕禮大射禮司正請徹俎賓出卿大夫皆降說屨升坐凡禮食皆降說屨升坐而後無算爵行惟君不降不與臣爲賓主也案儀禮不詳公說屨之文而云司正升受命皆命君曰無不醉及無算爵行執膳爵者酌以進公執散爵者酌以之公命所賜是無算爵但以命賓及卿大夫而公不與其間惟一酌公又副之以散爵以待公賜公不說屨與爲賓主可知鄉射疏引此經爲賓長一人說屨堂上之說不知此經說屨戶內正是不與人爲賓主孔疏誤會經意遂成乖舛此經所謂堂上無跣燕則有之燕以說屨盡歡賓及卿大夫皆然並無尊卑之分鄭以說屨戶內爲尊謂尊長在後來之人說屨戶外則是爲尊長者侈然說屨戶內疑非禮所安假而後來之人尊長有加焉又將何以

處之曲禮侍坐於君子君子欠伸撰杖屨此經亦云侍坐於君子君子欠伸旋屨侍坐於君子卑幼之辭也撰屨旋屨近在席端說屨戶內可知經云一人謂燕居不與人爲禮賓至出迎仍說屨戶外下言尊長於已踰等燕見不將命不將命則不出迎故於卑幼一循燕居之常席旁之屨可撰可旋其云排闔說屨戶內一人而已獨居無與爲禮自便焉可也曲禮入戶奉扃排闔則不待奉扃脫屨戶內則亦不待辭讓一人而已謂無賓主之相接也 案曲禮侍坐於長者屨不上於堂是於同等脫屨戶外於尊長脫屨堂下而曲禮於入戶後云無踐屨無踏席摳衣趨隅必愼唯諾蓋亦侍坐尊長之禮也以踐屨爲戒則尊長之屨固在席旁皆尊長不將命不出迎之證經文錯綜以見義注家各以其說亂之而經旨晦矣 尊長父兄之稱有父兄在則終身執子弟之禮居處坐立不敢自專曲禮稱

人子者居不主奧坐不中席行不中道立不中門說屬戶內惟取自便以示尊也有尊長在則否卽不在父兄之側猶子弟也無敢自便者鄭注於此失其義孔疏援之以釋鄉射之文而經旨愈紛矣詳見曲禮

問道藝曰子習於某乎子善於某乎

鄭注道三德三行也藝六藝也孔疏道難故稱習藝易故稱善尚攷案道藝與品味對文就所嗜所習之淺者言之鄭注周禮鄉大夫考其德行察其道藝而興賢者能者云賢者有德行能者有道藝注大司樂有道者有德者使敎焉云道多才藝者德能躬行者並以道繫之藝所云道藝猶術藝也說文道所行道也味以品言藝以道言蓋謂所嗜之味所習之

藝不一端鄭訓道爲三德三行師氏三德曰至德曰敏德曰孝德三行曰孝行曰友行曰順行先王立敎不越乎此而問人以習於至德乎習於孝行乎此必不然矣意惟術藝之長可以問人以所習而諜人以所能習謂始有事於道藝者善則習之已成者鄭析道藝爲二與周禮注異疏因以習於某善於某分難易言之似屬意爲之說案王氏經義述聞韋昭吳語注道術也杜注左傳定五年道猶法術周官保氏養國子以道乃敎之六藝太平御覽引馬融注曰道六藝也嫺於道藝之謂習工於道藝之謂善皆指一事言孔疏强生分別非也其說確不可易

不疑在躬不度民械不願於大家不訾重器

鄭注不服行所不知使身疑械兵器也不計度民家之器物使己亦有訾思也苟蕭案此皆言持身涉世之義不疑兼人

己言之事有疑而率意爲之在己已不能自喻是重人之疑
也在躬者當使昭然可以共信故曰不疑輔氏廣曰械猶機
械此不逆詐之意於義允矣而於文未愜說文械器之總名
經言民械則是日用常具之器也不度謂不經營校量顧當
爲覬望之意言有所期望也重器若古彝器爲人寶重陳氏
集說皆鄙毀之思與鄙毀皆於義無取商子嘗粟爲稅嘗猶
量也揣量其器之眞贋與其貴賤亦疑於自眩下三語皆不
顧外之意
侍射則約矢侍投則擁矢勝則洗而以請客亦如之不角不擢
馬
鄭注約矢不敢與之拾取也擁矢不敢釋於地也勝則洗爵

請行觴不敢直飲之客亦如之客射者投壺不勝主人亦洗而請之萬燾案鄉射大射賓主人皆受監於司射司正故有請賓請主人之辭其比耦拾矢釋算告算立馬命弦命酌皆司射主之經云侍射侍投自當在有司弟子之列而亦可以備耦凡射比耦有司授弓遂授矢三耦皆執弓搢三挾一个卒射設楅司射乃比衆耦拾取矢上射卻手自弓下取一个下射覆手自弓上取一个既拾取乘矢皆左還北面搢三挾一个是始射授矢卒射拾取矢拾取矢射者之事非侍射者之事士與大夫爲耦則以大夫之耦爲上大夫於士亦尊長也其執矢有卻手覆手之分而拾取矢並同其拾取矢亦如受矢之搢三挾一个以爲節疏云一時並取四矢爲始受矢

平爲射畢拾取矢乎儀禮之文具在無有此也案注不敢與之拾取卒射後之疏云上耦前取一矢下耦又進取一如是更進卑者侍射不敢更拾進取但一時竝取四矢似謂始受矢時儀禮既無明文亦與注意不相應

投壺禮主人奉矢其文亂射禮稱殺無有司監射故主人奉矢侍尊長投壺則亦奉矢疑約矢即射禮之投矢擁矢即投壺禮之奉矢射矢長手束之故曰約投壺矢短抱持之故曰擁所以著其執矢之容也竝在始事授矢時注以爲視算之節似於約矢擁矢無所取義疏云投壺賓主各四矢委於身前坐一一取之卑者侍投不敢釋置於地手竝抱持之投壺禮亦無其文案鄉射禮釋獲者執鹿中一人執算以從之釋獲者坐設中受算射中則釋一算注云不釋於地卒射視算之節疏云抱持之亦未詳其所指

勝則洗而以請客亦如之因尊長而推及於客正儀禮所謂賓及公卿大夫不勝

則不降不執弓執爵者取觶降洗升實之授於席前卒觶授執爵者反就席鄕射投壺執爵者弟子大射執爵者僕人師侍射侍投則自執爵不角不擢馬在客亦如之下蓋惟卑幼之侍射侍投爲然射禮投壺禮命酌立馬大夫與士爲耦皆然無尊卑之異故知此爲侍尊者燕射其禮又從簡也

不窺密不旁狎

鄭注不窺密嫌伺人之私也不旁狎妄相服習終或爭訟也

嵩燾案爾雅釋詁狎習也曲禮賢者狎而敬之鄭注狎近也習也相習久則狎故鄭於此訓旁爲妄朱子經義旁泛及也與人爲狎且不可何庸泛及哉下文不道舊故嫌有所援引不戲色嫌有所輕褻卽是不相狎之意又與此複疑此不旁

狎與不窺密爲一類旁讀如莊子旁日月之旁謂依近也密者人所隱祕窺之則嫌於發人之陰私狎者人相爲親昵以身近之則嫌於間人之情好二者於人皆有所不適故戒之

毋循枉

鄭注謂前日之不正不可復循行以自申也嵩燾案鄭意以枉屬之身陳氏集說因以試過爲戒疑枉與過有辨說文枉衺曲也枉直之分君子所必不容苟豈復能循而行之經云毋循枉謂前事之不軌於正不當據爲成法而循用之如檀弓所記士之有誄自此始也魯婦人之髽而弔也自敗於臺鮐始也郊特牲所記由齊桓公始也由趙文子始也由三桓始也皆是循枉意

工依於法游於說

鄭注考工記曰薄厚之所震動清濁之所由出侔侈之所由興有說嵩燾案考工記有說字僅一見此而百工之職皆爲之說如凡察車之道欲其樸屬而微至凡斬轂之道必矩其陰陽凡材大與小無並凡揉輈欲其孫而無弧深凡甲鍛不摯則不堅已敝則橈凡相笴欲其生而摶凡兵無過三其身過三其身弗能用也凡句兵欲無彈刺兵欲無蜎凡溝必因水勢防必因地勢凡析幹射遠者用埶射深者用直凡相角春䊷者厚秋䊷者薄凡相筋欲小簡而長大結而澤凡爲弓方其峻而高其柎長其畏而薄其敝凡爲弓各因其君之躬志慮血氣其言凡者皆說也士依於道游於藝養其源而後

可以暢其流由內以及外也工依於法游於說循其述而後可以通其義由粗以致精也成上成下各有所先而藝者道之枝流可以旁通說者法之程度不能泛及故學者多通而工惟守一也

問國君之子長幼長則曰能從社稷之事矣幼則曰能御未能御

鄭注御謂御事孔疏御治也事謂尋常細小事小於社稷之事嵩燾案說文御使馬也引申之爲御使人因而凡有聽役於人亦謂之御廣韻御侍也進也曲禮御食於君射義御於君所蓋即服事左右之意凡問履視膳皆是左傳僖二年太子奉冢祀社稷之粢盛以朝夕視君膳者也從社稷之事謂

奉粢盛以助祭祀曲禮問國君之年曰能從宗廟社稷之事則主祭也能從社稷之事朝夕視膳自其餘事內則佐長者視具幼者之能御謂能視具而已鄭注御謂御事但渾言之疏遂以尋常小事爲說恐非經旨

婦人吉事雖有君賜肅拜爲尸坐則不手拜肅拜爲喪主則不手拜

鄭注肅拜拜低頭也手拜手至地也婦人以肅拜爲正凶事乃手拜耳爲喪主則不手拜爲夫與長子當稽顙也其餘亦手拜而已雖或爲唯或曰喪爲主則不手拜肅拜也孔疏婦人吉禮不手拜但肅拜吉事及君賜悉然昬義案士昬禮若舅姑旣沒婦人三月乃奠菜婦拜扱地鄭注扱地手至地也

婦人扱地猶男子稽首是婦人與宗廟奠獻之禮皆拜扱地饋食禮尸入主人拜妥尸尸答拜遂坐其後酳尸及尸酢主人主人拜尸皆答拜凡拜皆以首加諸手故亦謂之拜手案說文頓下首也䭬下首也稽首與頓首同訓列子天瑞篇一氣不頓盡一形不頓虧頓蓋急遽之意頓與稽相對爲文而皆謂之拜手云下首所以異於空首也孔疏手拜猶周禮空首手拜與拜手不同手拜但以手扱地正九拜之空首鄭注周禮空首拜頭至手誤饋食禮主婦拜獻尸尸拜受主婦北面拜送疑此拜當亦以手扱地卽所謂手拜也婦人之拜三曰肅拜曰手拜曰稽顙吉事雖君賜肅拜惟宗廟之事有手拜而爲尸答拜則亦肅拜而已旣夕禮卒袒拜賓主婦亦拜賓士虞記賓出主人拜送稽顙主婦亦拜賓鄭注不言出不言送拜之於闈門之內所謂拜賓卽稽顙也鄭引或說甚誤婦人與丈夫

爲禮吉拜則肅拜凶拜則稽顙鄭注周禮吉拜凶拜之文甚誤詳見檀弓吉事雖君賜亦無手拜之文其言爲尸坐明宗廟有手拜而爲尸酬酳亦祇肅拜也案喪禮惟主人主婦拜賓其專爲己弔則拜而婦人無明文鄭注爲夫與長子稽顙其餘手拜義或然也注云雖或爲唯數語似屬多出

取俎進俎不坐

鄭注以其有足亦柄尺之類嵩燾案管子弟子職柄尺不跪注豆有柄長尺則立而進之此爲弟子御食之節據少牢饋食禮主婦執韭菹醓醢坐奠於筵前贊者執葵菹蠃醢以授主婦主婦不興遂受陪設於東佐食執羊俎豕俎司士執魚腊膚俎序升自西階入設俎主婦執金敦黍有蓋坐設於羊俎之南贊者執敦稷授主婦主婦興受坐設於魚俎南又興

受贊者敦黍坐設於稷南又興受贊者敦稷坐設於黍南此未迎尸以前直祭於主之事也主人羞肵俎升自阼階上佐食取羊鉶坐設於韭菹之南下佐食又取一豕鉶以從上佐食受坐設於羊鉶之南此尸入正祭之事也凡豆籩敦鉶之屬皆坐設惟俎先陳之阼階西佐食執以入設於豆東其後主人羞肵俎賓長執俎佐食設俎皆不坐以俎質長大坐設爲不便也注引弟子職於禮未合

乘貳車則式佐車則否貳車者諸侯七乘上大夫五乘下大夫三乘

鄭注朝祀之副曰貳戎獵之副曰佐七乘五乘三乘蓋殷制也周禮貳車公九乘侯伯七乘子男五乘及卿大夫各如其

命之數嵩燾案曲禮兵車不式佐車戎車之副故不式其餘
皆式然考周禮道右有從車道僕有貳車田僕有佐車馭夫
掌馭貳車從車使車鄭注貳車象路之副從車戎路田路之
副車僕所掌之五萃皆戎車也大馭齊右不言貳車似貳車
遠行用之朝祭之車無貳也月令命僕及七騶咸駕左傳成
十八年程鄭爲戎馬御六騶屬焉使訓羣騶知禮七騶咸駕
當爲貳車而左傳六騶屬之戎馬周禮之萃車亦惟戎路爲
詳經云貳車者當兼上貳車佐車言之周禮不詳貳車佐車
之數大率周禮多以公侯伯子男命數爲言戴記多以諸侯
大夫命數爲言王制天子三公視公侯天子之卿視伯天子
大夫視子男命數各有等差而舉其中則上下可知鄭注以

爲殷制恐誤

笏書脩苞苴弓茵席枕几穎杖琴瑟戈有刃者櫝筴籥其執之皆尚左手

鄭注穎警枕也筴蓍也籥如笛三孔皆十六物也左手執上上陽也右手執下下陰也孔疏以戈有刃者櫝爲句意謂注釋穎爲警枕而總名之十六物故知櫝屬之戈也嵩燾案此經下云刀卻刃授穎鄭注穎環也穎前後異訓據曲禮進戈者前其鐏後其刃進矛戟者前其鐓鄭注銳底曰鐏平底曰鐓說文穎禾末也禾末銳故凡銳底謂之穎以金爲之曰鐏疑穎杖一事謂杖末銳者上言枕几不應更出警枕警枕之名穎亦別無證據穎爲杖末刀末之有鐏者亦名穎無庸異

訓鄭釋此爲十六事疏因以櫝屬之戈有刃者疑櫝連下筴

籥爲一事說文䈞籥也籥書僮竹笘也潁川人名小兒所書

寫爲笘筴即簡策之策筴以紀文籥以載事而皆有櫝緘之

上十二事舉其名下二事兼著其用也案凡執器以右手爲便務書之屬方圓大小脩短不同而皆有首尾尚左手就授者言之授者左則受者右此明以器授人之義尚左所以便受者也似不得有上陽下陰之義

數噍毋爲口容

鄭注口容弄口蒿蕭案燕侍食於君子謂因燕而侍食燕者

禮食侍食則猶御食長者之節也數噍毋爲口容申明上小

飯而亟之意小飯故數噍亟故不能爲口容玉藻口容止荀

子榮辱篇呥呥而噍集韻呥呥自安貌是雖噍亦不得爲朵

頤所以爲口容也數噍則翕張不能爲容故曰亟[案趙岐孟子注於尊者前隅食大飯長歠不敬之大然又不得紓徐以後尊者故有小飯而亟數噍者卽小飯而亟之容也　注反以弄口爲口容恐誤]

客爵居左其飲居右介爵酢爵僎爵皆居右

鄭注客爵謂主所酬賓之爵也以優賓耳孔疏鄉飲酒禮主人酬賓賓受奠觶於薦東是客爵居左也旅酬之時一人舉觶於賓賓奠於薦西至旅酬賓取薦西之觶以酢主人是其飲居右也介爵酢爵僎爵皆居右者此旣不被優故皆居右示爲飲之鄉飲酒於此爵皆不明置爵之所故記者明之

㠯齋案鄉飲鄉射記竝云凡奠者於左將舉於右鄭注於左者不飲不欲其妨於右便也凡主人獻賓酬賓皆奠爵於薦

西而獻爵皆卒爵惟酬爵賓取而坐奠於薦東不卒爵故此客爵爲酬爵惟賓有酬爵介及衆賓無酬爵一人舉觶而行旅酬均惠衆賓禮之末也似不宜據旅酬之文以釋飲爵居右之義自介爵以下皆居右明皆飲爵也鄭注鄉飲酒酬酒不舉君子不盡人之歡不竭人之忠酬酒所以優賓賓奠之薦東明不飲也其餘飲者均奠之薦西居左居右無示優意而云不被優故竝居右然則獻爵居右爲非所以優賓耶案主人獻賓酬賓皆奠之薦西其酬爵賓取而奠之薦東以示不飲非主人意也謂介爵以下奠之薦西者爲不被優似失經旨

鄉飲酒禮主人釋服乃息司正司正僎也鄉飲鄉射記竝云獻用爵其他用觶鄭注爵尊不褻用之然則獻爵固尊於酬爵酬賓酢主人皆觶其息司正無獻爵則亦觶也爵觶之

分居左居右之別儀禮之文具詳此經兼及僎爵則儀禮所未備記禮者爲補明之疏乃謂鄉飲酒於此介爵酢爵僎爵皆不明置爵之所於經義亦太疏矣

鄭注古文禮僎作遵遵謂鄉人爲卿大夫來觀禮者嵩燾案鄉飲酒義坐賓於西北而坐介於西南以輔賓主人坐於東南而坐僎於東北以輔主人儀禮不詳僎席說文僎具也亦不及禮之有僎介足證輔主人之僎周秦間儒者槪爲之名鄉飲鄉射並云主人一相迎於門外記禮者之云僎卽儀禮所謂一相也儀禮詳賓席介席衆賓席賓有遵者之席而賓與介酢主人不及相者鄭意禮飲僎介並重儀禮獨不及僎遂以賓有遵者當之其注鄉射禮云今文遵爲僎以遵僎字

爲古今文之異儀禮明言賓若有遵者遵尊同字謂賓之尊者也鄉射記申其義云若有諸公則如賓禮大夫如介禮無諸公則大夫如賓禮賓有遵者賓黨也鄉飲禮曰諸公大夫一人舉觶乃入鄭注不干主人正禮也其設席於賓東公三重大夫再重其禮又加於賓不得爲輔主人之僎明矣儀禮於賓有獻有酢有酬於介有獻有酢而相者無與於獻酢之事一人舉觶而工入合樂乃作相爲司正而旅酬之禮興二人揚觶而無算爵興是正禮主人主之舉觶後之餘禮相者監之立爲司正重其任也乃所以輔主人也其云一相則主人之贊者有一人舉觶有二人舉觶而以一相迎賓謂之僎儀禮不詳其席與位也　而相爲司正於禮加繁無常位其初

從賓入與主人陪位覜介之於賓其位東北可知大射禮大射正擯擯者請賓公曰命某爲賓擯者命賓樂作擯者請立司正公許擯者遂爲司正燕射之有擯猶鄉飲之有僎也擯者爲司正知鄉飲之作相爲司正卽屬之僎鄉飲酒義謂之僎儀禮謂之相其義一也遵僎二者絕不相蒙未宜牽混案漢儒傳經元有古文今文之分鄭君博採異聞而不著某氏說惟以古今文別之傳古文者字義時有出入葢其承誤久矣

贊幣自左詔辭自右

鄭注謂爲君受幣爲君出命也立者尊右尚覈案贊幣詔辭皆釋聘禮之文因左右字連類及之聘禮公受幣士受皮者自後右客公側授宰幣皮如入右首而東此聘享之禮所以贊受幣帛者公受幣而側授之宰宰在公左士受皮自後而西

居客左鄭注從東方來士亦在公左聘禮公用束帛擯者進
相幣賓受幣當東楹此所以贊授賓幣者賓當東楹受幣是
亦在公左凡幣出入皆自東聘禮於介私覿發其例云宰自
公左受幣明凡受幣皆然也聘禮賓致命公左還北鄉擯者
進公當楣再拜鄭注進阼階西釋辭於賓此詔始聘之辭阼
階西則在公右也聘禮公升授几於席端進西鄉擯者告賓
進訝受几於筵前東面俟公用束帛擯者進相幣鄭注進相
幣贊以辭此詔聘享設几用幣之辭亦在公右禮云左右多
據東西爲言自左東也自右西也贊幣者宰也士也詔辭者
擯也宰主幣常在公左擯主辭近賓常在公右鄭注似未分
明

酌尸之僕如君之僕其在車則左執轡右受爵祭左右軌范乃飲

孔疏將欲祭軷酹酒與尸之僕今爲軷祭如酌酒與君之僕也嵩燾案周禮大馭掌馭玉路以祀犯軷馭下祝遂驅之及祭酌僕僕左執轡右祭兩軹祭軌乃飲疑犯軷酌僕二事馭下祝即是祭軷及祭酌僕謂祭之餘分酌之羣僕祭統煇胞翟閽皆以其餘畀之大馭羣僕之長因酌以均惠焉酌尸之僕如君之僕酌之者大馭也當主在廟言之尸始就車入廟太馭無因往酌其僕祭軷在車始行時旣祭遂驅經云乃飲不云乃驅知非軷祭明矣大射禮司馬師受虛爵洗獻隸僕人及巾車獲者是旅酬得以徧及在廟馭僕之屬亦同受酬

其在車則不從入廟而致之於車者軷軌之祭推君惠以逮

及車之所以行與犯軷異義疏通軷祭言之則經意多不能

明

尊者以酌者之左爲上尊

鄭注尊者設尊者也酌者向尊其左則上尊也孔疏人君陳

尊在東楹之西於南北列之設尊之人在尊西鄉東以右爲

上則尊以南爲上也酌人在尊東西面以左爲上亦上南也

故云以酌者之左爲上尊嵩燾案鄉飲酒禮尊兩壺於房戶

間元酒在西鄉射禮尊於賓席之東左元酒鄭注設尊者北

面西曰左似設尊者皆面尊經專以酌者明其義酌者北面

則元酒在酌者之左而所酌之酒在右上尊者元酒也元酒

設而不飲故左之酌酒爲次尊在右以便酌也經明言酌者之左疏據燕禮以設尊者酌者異鄉爲訓經義反不能明朱子經義云燕禮設尊者西面而左元酒南上公卽位於阼階上酌者不得背公自當東面以酌而上尊乃在其右矣此經所云以爲爲鄉飲鄉射而言則可以爲爲燕禮而言則正與之反惟儀禮賈疏以爲據君面以左爲尊者得之朱子此說足證孔疏之誤據燕禮司宮尊於東楹之西兩方壺左元酒南上公尊瓦大兩在尊南燕禮筵賓於戶西東上公席於阼階上西鄉賓尊爲一行公尊爲一行皆南北陳東鄉玉藻所謂惟君面尊是也而宰夫爲主人獻賓獻公及賓酢主人及主人酬賓皆酌膳鄭注君物曰膳酌膳者卽瓦大之在尊南

者也凡尊面君酌者亦東鄉面君賓尊元酒在君尊之北亦酌者之左也其後賸爵於公舉旅升自西階進酌散交於楹北降阼階下環尊一周而交於楹北則此酌散者賓尊也酌者又還而西鄉元酒上尊仍在左義繫於酌者所酌之尊在右惟其便也經通禮尊言之朱子乃別燕禮於鄉飲鄉射之外而於燕禮設尊之文竟遺公尊瓦大在尊南一語亦未爲融貫也

飲酒者禨者醮者有折俎不坐未步爵不嘗羞

鄭注已沐飲曰禨酌始冠曰醮孔疏飲酒者下文禨者醮者是也總以飲酒目之有折俎爲尊禨醮小事爲卑故不得坐也嵩燾案鄉飲鄉射大射及燕禮並云薦脯醢賓升筵乃設

扔俎賓坐左執爵右祭脯醢興取肺坐絕祭嚌之興加於俎
士冠禮若不醴則醮三醮有乾肉折俎嚌之經云飲酒者禨
者醮者凡三事飲酒禮飲也鄉飲鄉射之屬是也禨當爲嘰
說文嘰小食也言非禮飲而私相酌也酌而無酬酢曰醮冠
昏皆有醮鄭注已沐飲曰禨酌始冠曰醮似未盡據儀禮之
文凡設折俎皆與取肺坐絕祭嚌之又與加於俎此經不坐
與未步爵不嘗羞連文蓋所謂不坐者即不嘗羞也鄉飲酒
鄉射禮主人請徹俎賓取俎還授司正主人取俎還授弟子
介取俎還授弟子脫屨升坐乃羞大射燕禮司馬正請徹俎
公以賓及卿大夫皆坐乃安羞庶羞坐而羞庶羞必在徹俎
之後始設折俎坐祭肺嚌之而已不羞故亦不坐蓋禮有立

飲無立食不坐明不敢食也禮食及尋常小食有折俎者皆

然疏似未達經旨

其有折俎者取祭反之不坐燔亦如之尸則坐

鄭注亦爲尺柄之類鄉射曰賓奠爵於薦西興取肺坐絶祭

左手嚌之興加於俎坐捝手尸尊也少牢饋食禮尸左執爵

右兼取肝肺擩於俎鹽振祭嚌之加於菹豆㝡案此與上

取俎進俎不坐同義儀禮凡薦脯醢設折俎賓坐執爵祭脯

醢興取肺坐祭嚌之興加於俎脯醢在席前可以坐取俎高

距席差遠取肺及反於俎皆不坐特牲禮佐食取肺授尸尸

祭之少牢禮下佐食取牢一切肺於俎以授上佐食上佐食

以授尸尸祭於豆間尸祭則取肺反俎皆佐食爲之尸不取

不以反於俎也特牲禮兄弟長以燔從尸受振祭嚌之反之羞燔者受加於肵兄弟長授之羞燔者反之尸亦不取不以反於俎準此推之禮食取肺與燔皆興惟尸坐孔疏鄉射禮云興少牢禮不云興故知尸則坐引申鄭義尚欠明曉

執燭不讓不辭不歌

鄭注以燭繼晝禮殺斷燾案燕禮大射禮宵則庶子執燭於阼階上司宮執燭於西階上甸人執大燭於庭閽人爲大燭於門外執燭有司之事不得有辭讓燭出而賓遂取薦脯以降辭讓之事畢故鄭據禮殺爲言然燕禮大射禮燭出賓降而奏陔大射禮亦云公入驁賓降而樂末闋不得云不歌此因飲酒執燭而通言執燭之常儀賓主進退宜有辭讓惟執

燭者手有所持目有所注辭讓非所便也不歌別是一事嘯歌居處之常方執燭時專壹於所事引聲而歌或至兩失其節言凡爲賓執燭及居室時皆不得別致其敬而旁引其情也案此亦中足上文爲獻主執燭抱燋客辭然後以授人之意執燭以明敬而終以授人蓋執燭則不復能爲禮賓主之節當各有所適也

禮記質疑卷十七終

禮記質疑卷十八

思賢講舍

湘陰郭嵩燾伯琛著

學記

發慮憲求善良足以謏聞不足以動眾

鄭注憲法也言發計慮當擬度於法式也謏之言小也動眾謂師役之事嵩燾案說文無謏字廣韻二十九篠四十五厚兩收之其蘇后切云謏慽誘辭其先鳥切云誘爲善也又小也漢書慽於邪說如淳曰見誘慽也今俗猶云相謏慽似廣韻訓謏爲慽誘本義如此其云又小也專據鄭氏此注爲言而尋求訓小之義不可得謏慽猶若傳聞相煽誘說文手部搜眾意也一曰求也疑謏與搜同訓玉篇搜數也聚也求也

勁疾也廣韻搜索也求也聚也蓋言聲聞足以求而致之慮
知慮憲法度謂盡之已者善良謂資之人者二者足以立政
政立而聞望歸矣此主於興事立功者能成一己之名而不
能啟發眾人之善賢者就而下之賢之在遠者曲而體之此
主於尊賢勸善者能啟發人之善而不能成就人之德程子
云變化人才易作新人才難動眾者變化之意化民者作新
之意注訓動眾師役之事非也以謏聞爲小聞後世相沿凡
小說謂之謏說疑發慮憲求善良治國之要務未宜小覷之

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

鄭注術當爲遂聲之誤也周禮五百家爲黨萬二千五百家
爲遂黨屬於鄉遂在遠郊之外孔疏於遂中立學教黨學所

升者嵩燾案周禮州閭族黨皆有讀法之文而州長以禮會射於序黨正屬飲於序儀禮鄉飲酒於庠似鄉黨之學庠序互稱而遂人專言治野之事縣正鄙師酇長里宰之屬主頒田治稼及作民役而已遂大夫三歲大比屬其地治者無一言及於學然則郊地屬之六鄉專詳讀法野地屬之六遂專詳治田而小司徒會卒伍又有伍兩卒旅師軍之名任地事又有井邑邱甸縣都之名皆以六爲節載師任地又有廛園近郊遠郊甸稍縣都之名郊甸縣都參差互出疑皆爲設官分職而異其名教宜鄉故以鄉州統之治田宜野故以遂縣統之遂縣之就學者皆竝聚於鄉文王世子所謂郊人郎鄉學也遂之有序於禮無徵陳氏集說謂術當爲州義亦近之

管子度地篇百家爲里十里爲術十術爲州以周禮之法準之二千五百家爲州萬二千五百家爲鄉管子云術蓋千家與州相埒管子云州蓋萬家與鄉相埒東周以後國自爲制記禮者隨所見以爲名耳周禮鄉大夫三年大比興賢者能者而州長大考州里贊鄉大夫廢興文王世子凡語於郊取賢斂才而進其等進其等者升之國學也皆統其事於鄉鄉由黨庠升之州序之文遂人掌邦之野鄭注引鄭司農云遂在王畿百里外王制令鄉簡不率教者移之郊不變移之遂蓋遠屏之疏援鄭義謂黨學升之遂未免意爲之說

九年知類通達强立而不反謂之大成

鄭注知類知事義之比也强立臨事不惑也不反不違失師

道也嵩燾案注意多未分明知類以知言强立以守言二者交相濟知貴兼通故可以類求之而因此以悟彼守貴專一故無所屈撓於人積之久則亦日益而不見其止不反者進之基也知通而行介可與入德矣曰大成者鄉學之既成可進而升之大學也尚書大傳七年入學十有五年而入大學小學之教成於九年鄭注以三年當周禮三歲大比之期則以下五年七年九年皆無著矣

蛾子時術之

鄭注蛾蚍蜉也蚍蜉之子微蟲耳時術蚍蜉之所爲其功乃復成大垤孔疏時時術學銜土之事嵩燾案毛詩傳垤蟻冢也據孟子泰山之於邱垤螘封不得與泰山爲類廣韻垤土

之高也蚳蜉起土成封土脈墳起故亦謂之垤初無大垤小垤之分亦未見有蟻子術學術土事說文術邑中道也道所行道也此云術者蟻所行之道也道導字通蟻行常有一蟻爲之前引後者相踵循一徑而行無散亂旁出者時術之謂時開通一徑以導之如上所云中年考校是也鄭注疑未晳然

又案學記一篇責成教者之意居多周世既衰學校之制寖廢而師儒任其責其後莊列申韓之徒各以所業相傳授而雜學以興記禮者推明立學之本原以知教學之相爲取益必使學出於一而專其責於師儒葢自三代盛時莫不皆然周禮太宰繫邦國之民曰師以賢得民師者司徒之屬典樂

之官各以職事教導國子下及閭黨鄉州之長皆司敎化之責賢者能其事也曰儒以道得民有道有行而名爲儒各主教化於其鄉道者備其學也孔疏引書傳大夫退老教於其鄉大夫爲父師士爲少師白虎通里中之老有道德者爲里右師其次爲左師大夫致仕及里中之老皆任教者也蛾子時術之任教者之責所以明學之有本也

未卜禘不視學游其志也時觀而弗語存其心也

鄭注禘大祭也天子諸侯既祭乃視學考校以游暇學者之志意時觀而弗語使之憤悱然後啟發也孔疏此視學謂考試學者經業或君親往或使有司爲之非天子大禮視學若大禮仲春入學舍菜合舞仲秋頒學合聲天子則視學焉季

春大合樂天子亦率三公九卿視學與此别也視學既在夏

祭後則天子春秋視學亦應在春秋時祭之後蕭案周禮

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教國子曰樂德曰樂語曰樂舞大祭

祀宿縣以聲展之而大胥掌祭祀之用樂者以鼓徵學士月

令言視學者二仲春命樂正習舞釋菜季春大合樂而孟春

言入學習舞鄭注爲將釋菜孟夏言習合禮樂鄭注爲將飲

酎季秋言入學習吹鄭注爲將饗帝是凡祭必有事於樂而

先視學文王世子釋奠養老遂發詠焉既歌而語以成之鄭

注引鄉射記古者於旅也語是釋奠養老大合樂爲視學正

文養老乞言而後有語其祭祀習樂視學無語國子之習舞

習吹者於此一合樂焉皆掌其教於成均而月令於仲夏命

樂師修鞀鼙鼓均琴瑟管簫執干戚戈羽調竽笙篪簧飭鐘
磬柷敔陽氣已極而樂備故禘祭之用樂爲尤盛郊特牲饗
禘有樂食嘗無樂言卜禘者舉其盛也三代立教必主於樂
所以暢宣學者之志意而養之以和平游其志者優游漸漬
使之自化也以時觀焉而非養老乞言故不合語文王世子
所謂言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合德音之致禮之大者也勿數
語之而使自會而後其存於心者其旨彌永未卜禘不視學
者卜禘而合樂而後比國子而習之以觀其儀容進退之節
使服馴於大司樂之教二節實屬一事通觀禮經之文而求
其義孔疏之陋有不足辨矣

凡學官先事士先志

鄭注官居官者也士學士也孔疏學爲官則先事學爲士則先志蕭燾案周禮大司徒大司樂及師氏保氏之屬皆官也官任教者也而祭菜鼓篋卜禘視學詳於事而略於教事者所以立教之程也其於學者先示之以敬孫與和不課其功而急責其志即使知入學爲服官之基亦惟以小雅之三君臣上下相與爲和者獎進之能敬而和則志定矣凡可教之職者謂之官凡服學之事者謂之士鄭注分晰甚明孔疏以學爲官學爲士分言之亦不善中鄭意矣

大學之教也時教必有正業退息必有居學

鄭注有居有常居也孔疏大學之教也時謂教學之道當以習之退息必有居者謂學者疲倦而暫休息必有常居之

處各與其友閒居得相咨決不可雜濫嵩燾案疏申鄭義以
大學之敎也時句絕必有正業句退息必有居學句朱子經義
時敎如春夏禮樂秋冬詩書之類居學如易之言居業蓋常
習所學如下文操縵博依興業息游之類其說確不可易文
王世子凡學世子及學士必時春誦夏弦太師詔之秋學禮
執禮者詔之冬讀書典書者詔之所謂時敎也弦誦也書禮
也皆業之正者也退息者退而服習所聞如子夏習詩子游
習禮商瞿習易敎者多方誘進之學者各因其性所近專致
其功所謂居學也下文操縵博依雜服言所居之學若樂若
詩若禮繁文縟旨層累漸漬以求之敎者錯舉以引其端學
者專精以竟其緒非可泛雜交通以期其成者也朱子之言

蓋猶未盡

不學操縵不能安弦不學博依不能安詩不學雜服不能安禮不興其藝不能樂學故君子之於學也藏焉修焉息焉游焉

鄭注操縵雜弄博依廣譬喻也依或爲衣雜服冕服皮弁之屬雜或爲雅興之言喜也歆也藝謂禮樂射御書數藏謂懷抱之修習也息謂作勞休止之息游謂閒暇無事之游嵩燾案周禮磬師掌敎縵樂燕樂之鐘磬祭祀奏縵樂鐘師掌鼙鼓縵樂鄭注縵雜聲之和樂者也凡樂有金奏有工歌有笙樂有管象始之以金聲終之以玉振而周禮縵樂兼鐘磬鼙鼓鄭注謂之雜聲是也君子無故不去琴瑟亦必廣習衆聲辨知其淸濁高下抑揚之節而後始終條理以明疏申鄭意

云將學琴瑟不先學調弦雜弄則手指不便於義徧矣博依者依於風賦比興則鳥獸草木之名興觀羣怨之旨非博通之無以暢其義雜服者習於升降上下周旋揖讓則典章度數之繁因革損益之宜非雜求之無以盡其徵依猶聲依永之依服猶乃言惟服之服興其藝卽承上樂詩禮三者弦誦干戈羽籥振發而興起之使之涵濡其德性而暢宣其志意乃所以爲立教之旨也樂也詩也禮也教之大成也而各有所習之業優游焉以俟其通通則居之安矣藏焉修焉息焉游焉卽所居之學也藏者窮其義修者習其文息者安其趣游者暢其流從容漸漬觸類逢源則凡所居之學皆足以資其涵泳自求而自趣之皆退息之事也鄭意未能融貫朱子

以操縵博依興藝息游平列言之故亦未盡

呻其佔畢多其訊言

鄭注呻吟也佔視也簡謂之畢訊猶問也言今之師自不曉經之義但吟誦其所視簡之文多其難問也呻或爲慕訊或爲誶嵩燾案王氏經義述聞佔讀爲笘說文潁川人名小兒所書寫爲笘又曰籥書僮竹笘也廣雅笘籥也亦謂之簡故以佔畢連文其說是也博雅笘籥觚也集韻笘音帖簡也李善注文賦觚木之方者古人用之以書猶今之簡也史游急就章曰急就奇觚觚木簡也是笘觚一物佔畢正謂簡牘如鄭注佔視也謂呻其所視之簡於辭爲不文爾雅釋言訊言也玉篇訊辭也訊蓋整理其言之意呻其佔畢記誦之學多

其訊言解章之學朱子所謂其功倍於小學而無用者也估畢者循章守句行之必不篤矣訊言者道聽塗說入之必不深矣若以問難爲言則亦學中要義未可輕視

及於數進而不顧其安使人不由其誠敎人不盡其材

鄭注言及於數發言出說不首其義動云有所法象而已不顧其安謂務其所誦多不惟其未曉不由其誠謂使學者誦之而爲之說不用其誠不盡其材謂師有所隱也櫹齋案注意迂曲吳氏澄以及於數進而不顧其安爲句於經義最爲明曉不顧其安不由其誠不盡其材是三項事人之才質各有所安不顧其安所謂躐等也數進則督之益急其性情所習各有其誠不由其誠謂不察其質性所近意嚮所趨而雜

亂以施之其志業所成各有以自盡其材不盡其材謂聽其
作輟不能誘進之使底於成不顧其安就過一層說不由其
誠就中等說不盡其材就不及一層說教學之相資盡於此
三者鄭注疑未分明
當其可之謂時
鄭注未發情慾未生謂年十五時可謂年二十成人時嵩燾
案內則十年學書記十三舞勺成童舞象二十學禮皆所謂
時也論語不憤不啟不悱不發即是當其可意因其憤而啟
之則易通因其悱而發之則易悟故曰有如時雨化之者經
義澈上澈下餘味曲包朱子云適當可告之時不必以年爲
斷玩下時過然後學義則及時成學此意亦不可少鄭注專

以二十成人時當之則誤矣

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燕朋逆其師燕辟廢其學

鄭注燕猶褻也燕朋褻其朋友燕辟褻師之譬喻嵩燾案程子云朋友講習尤莫如相觀而善之益多此節承上爲文而析四爲六就相觀而善義反推之益有是三者其一獨學無友其二燕朋其三燕辟皆屬朋友言之朋者比黨之意謂與同學者辟者便辟之意謂並不與同學者燕謂燕處相親狎也比黨爲非則必逆其師矣便辟相習則必廢其學矣逆其師必流於自暴廢其學必終於自棄皆較孤陋之害爲尤甚

強而弗抑

鄭注抑猶推也孔疏微勸學者使神識堅強隨才而與之不

甚推抑其義而教之嵩燾案强當讀如勉强而行之强孟子
曰彊爲善曰彊恕亦卽是自强之意人之才質或過或不及
裁其太過輔其不及皆須勉强掖持之然須是有揚詡鼓舞
之機使之自厲以進於强說文抑按也抑之使不得揚則氣
餒而志亦餒矣策勉其進而不至遏抑其機則將有動於不
自知而勤於其所不能已者故曰强而弗抑則易

大學之禮雖詔於天子無北面

鄭注武王踐阼召師尙父而問焉王下堂南面而立師尙父
曰先王之道不北面王行西折而南東面而立師尙父西面
道書之言疏引皇氏云王在賓位師尙父在主位此王庭之
位若尋常師弟則師東面弟子西位嵩燾案鄭引大戴記武

王踐阼之文以明無北面之義北面臣道也爲師則弗臣賓道也以賓禮處之師當東面士喪禮君至入門右升自阼階及斂君降西鄉主人升自西階由足西面馮尸不當君所君適臣則君爲主臣不敢當主人之位武王東面而受丹書諸若親就尙父而問之武王反爲賓而尙父爲主則直忘君臣之分而用賓主之禮所以爲敬之至也皇氏疏據爲王庭之位失之遠矣

待其從容然後盡其聲

鄭注從讀如富父舂戈之舂舂容謂重撞擊也始者一聲而已學者旣開其端意進而復問乃極說之如撞鐘之成聲矣

嵩燾案八音皆一鳴即止惟金之爲音餘韻悠長久而不盡

待其從容言小鳴大鳴皆有餘韻使人徐而待之既久而後盡其聲其言之旨味之而彌長猶若鐘之聲引之而不竭也
注以重撞釋之恐失經旨
記問之學不足以爲人師
鄭注記問謂豫誦雜難雜說至講時爲學者論之嵩燾案記即上呻其佔畢問即上多其訊言簡策具在但能記之而已無師可也有告語之繁而無啟發之益貿然而問之則亦道聽塗說而已有師而猶之無師也故曰不足以爲人師
大德不官大道不器大信不約大時不齊
鄭注大德不官謂君也大道不器謂聖人之道不如器施於一物大信不約謂若胥命於蒲無盟約大時不齊謂或時以

生或時以死嵩燾案三代立學不外詩書六藝及其成也皆
有以通夫性命之原道德之旨而不可以藝名者官者滯於
形迹案官卽上文學無當於五官五官弗得不治耳目口鼻心思之用惟學爲能治之而及其學之成視聽貌言自然合乎天則而固不倚一官之用以名德也器者麗於名物約者證於語言齊者
存於比儗皆受其成型而限之以方隅者也道之本無一成
之式積久以會其通而詩書六藝皆與道相成如木有本而
枝葉之生自然有以暢其機而效其用上節有志於學益少
成習慣之意據學之始言之此節有志於本益融會貫通之
機據學之成言之

三王之祭川也皆先河而後海或源也或委也此之謂務本
鄭注源泉所出也委流所聚也始出一勺卒成不測嵩燾案

此承上有志於本而申言之學至於洞澈本原則泛應曲當不言而萬物自順君子之成德斯爲至矣然當其始親師講藝不能遽責以窮本達化之學而要一以仁義道德爲本本立乎其先而所講者詩書六藝皆以培護其本而已此補全篇末詳之旨義深辭遠在學者體玩而自得之

禮記質疑卷十八終

禮記質疑卷十九

思賢講舍

湘陰郭嵩燾伯琛著

樂記

聲相應故生變變成方謂之音

鄭注樂之器彈其宮則衆宮應然不足樂是以變之使雜也春秋傳曰若琴瑟之專一誰能聽之方猶文章也孔疏聲既變轉和合次序成就文章謂之音音今之歌曲也嵩燾案聲相應故生變者五音所由起也應謂宮商相應損益以爲清濁而變生焉變窮於五而宮商角徵羽之名以立變成方謂之音八音所由仿也方者五音之變假物以諧其聲輕重高下皆有常節如國語所謂琴瑟尙宮鐘尙羽石尙角大不踰

宮細不過羽而十二律呂各統五聲以依於物而成音所謂
變成方也方極於八而金石絲竹匏土革木之制以備比和
八音以律調之詩以協律歌以依聲而節奏于是乎成則下
文所謂比音而樂之也舊注都未分明
故禮以道其志樂以和其聲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姦禮樂刑
政其極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
鄭注極至也同民心而出治道此其所謂至也嵩燾案極猶
以爲民極之極生人之大用性與情而已二者同物情者性
之發也愛敬之理根于性而發之爲情既發於情則性亦隨
以流而不反先王節情以理性禮樂刑政因人之燥溼剛柔
損益節宣以爲之制其道一也皆以整齊民心宣布治理而

立爲準極道民以從之者也自十三舞勺以後盡人使習于禮樂以繕其性而引其情於正故曰愼所以感之亦防其情之流焉而已

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

鄭注濮水之上地有桑閒者亡國之音於此之水出也昔殷紂使師延作靡靡之樂已而自沈於濮水後師涓過焉夜聞而寫之爲晉平公鼓之是之謂也桑閒在濮陽南蕭氏案義疏引路史桀作東音操北里大合樂桑林是桑閒桀樂濮上紂樂其爲亡國之音坦然明白最爲得其實鄭合桑閒於濮上而說詩者又據衛采唐一詩以實桑閒並謂此音流傳於晉衛如鄭注濮上桑閒爲此音所自出於周皆爲衛地而云

師延沈於濮水師涓因之爲濮上之音是謂亡國之音並出
於衞而衞於春秋爲最後亡又何說也

樂者通倫理者也

鄭注倫猶類也理分也孔疏陰陽萬物各有倫類分理嵩燾
案鄭意似謂樂中之條理疏又通之陰陽萬物方氏慤云倫
人倫理物理樂得其倫則君臣上下之倫亦得其序故曰通
虞書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亦是此義此倫字卽下
論倫無患之倫合和君民之義節理事物之宜皆於樂乎通
之若謂樂中自然之節奏但可云循而習之而不可云通也

是故審聲以知音審音以知樂審樂以知政

孔疏音由聲生先審識其聲而後可以知音樂由音生先審

識其音而後可以知樂政由樂生先審識其樂而後可以知政禧謂案虞書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周禮大師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是五聲謂之聲八音謂之音審聲以知音言審夫宮商角徵羽之淸濁高下而後八音之律可協虞言之爲聲麗之於物爲音上文禽獸知聲如引聲以呼之而知喜厲聲以叱之而知怒是亦五聲淸濁高下之分也衆庶知音鏗者爲鐘磬者爲石哀者爲絲濫者爲竹讙者爲鼓入耳而知八音之辨也聲與音相須而樂成樂與德相資而一代之政亦無能越於此審而知之初無先後相生之序舊注於聲音二字皆渾言之故於經旨多未能昭晰

知樂則幾於禮矣

鄭注幾近也聽樂而知政之得失則能正君臣民事物之理也髙蘇案仲尼燕居不能樂於禮素是樂所以行禮而致其文入門而縣升登堂而樂闋客出以雍徹以振羽樂者所以爲禮之節也故禮樂交相爲用知樂則禮之習也素矣幾於禮者明禮樂之功相濟也經義廣大當熟玩深思而徹會之

鄭注似稍泥

壹倡而三歎

鄭注倡發歌句也三歎三人從歎之耳孔疏初發聲壹倡惟有三人歎之言歎者少也髙蘇案儀禮鄉飲酒鄉射燕禮竝云工四人獻工一人拜受爵鄭注一人工之長也大射禮小臣納工工六人鄭注六人大師少師各一人上工四人周禮

大師大射率瞽而歌射節是凡登歌以四人爲節工之長一人發聲三人引而和之歌與瑟相調而不雜以衆樂惟其清也遺音兼瑟與歌言之疏云歎者少誤熊氏安生乃謂樂有五聲但有三人歎之餘兩聲未歎貫成鑿語

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

鄭注言性不見物則無欲孔疏感外物而心遂動是性之所貪欲也嵩燾案性情同物而引性以之情者欲也性動欲生而本然之性一嬗而卽於欲於是食色之性承之以爲用告子曰食色性也食色之爲性亦出於同然而必與物爲緣感物而動於不容已是性也而不得據以爲性經曰性之欲言性甫動而未遽流爲情其動而有其萌是亦欲也而固未離

乎性疏云性之所貪欲徑說到物欲上去誤故夫食色之出於同然者亦性也未嘗詭於正也而因物而動但可名爲性之欲而不名爲性知其爲性之欲而爲告子之說者亦可憬然悟矣

物至知知然後好惡形焉

鄭注知知毎物來則又有知也言見物多則欲益衆形猶見也嵩燾案由外而感於心爲物由心而接於外爲知物方至而吾心之知之應乎物者爲能辨知其可欲與其不可欲而好惡生焉故夫蕩性者情也函情以與之俱蕩而因爲之效其用者知也上知字即知誘於外之知下知字兼有辨知意上知字實下知字虛鄭意以知知主物至之多言之恐誤

又案物至知知皆眞知也知其爲善而好之而凡所好皆善

也知其爲惡而惡之而凡所惡皆不善也固無害於知也然好惡既因物而流則知亦遂隨情而蕩知蕩於情但以效情之用而與物相比物感知而蔽之知即感情而引之於是情之戕性者遂假知以濟其用故夫知非不善也物至之知蕩於情而迷失其知之用也記禮者因遂一蔽其罪於知孟子曰氣體之充也氣之用之最微而靈者爲知以知效性則知者性之藏也以知效情則知者亦情之引也君子所以急養知而不欲使之蕩於情也

則是物至而人化物也

孔疏所好所惡無有法節物善則人善物惡則人惡是人化物也嵩燾案化卽程子變化氣質之化化者變之甚也逐物

而流隨物而遷久之遂與物化而好惡隨以轉移物至之知亦迷惑而喪其守於是心知氣體一淪於物莫能自主故曰化物物者何人欲而已矣疏於此兼善惡言之大誤

樂勝則流禮勝則離

孔疏勝猶過也樂過和同而無禮則流慢無復尊卑之敬禮過殊隔而無樂則親屬離析無復骨肉之愛鶚燾案此承上同異親敬言之同則親而或至於流異則敬而或至於離是以禮樂交相爲用禮勝樂勝猶言敬勝愛勝禮樂固必無偏勝之理也眞氏德秀云此禮樂且是就性情上說葢謂行禮樂而至於相勝則亦慢矣故以性情言之細玩經旨言人所以相接愛敬而已矣而愛敬有偏勝則患生聖人一以禮樂

行之以防其偏勝此言勝者謂親敬之相勝蒙上禮樂以爲之辭耳

禮義立則貴賤等矣樂文同則上下和矣好惡著則賢不肖別矣刑禁暴爵舉賢則政均矣仁以愛之義以正之如此則民治行矣

孔疏此經凡五事也嵩燾案禮樂者敬與和之顯也其體則仁義也樂屬陽仁者陽之施也故主於愛而爲賞禮屬陰義者陰之別也故主於惡而爲刑好惡刑賞仁義之用也其原皆出于禮樂涵之於心爲好惡措之於政爲刑賞而無禮樂以爲之經緯則賢不肖之實不顯而政亦必不能均故禮樂者仁與義之散而著焉者也好惡刑賞以禮樂推之於民則

民皆向化而治行矣孔疏析分五事陳氏集說至謂仁義爲禮樂之輔於經旨似未能融會

樂由中出故靜禮自外作故文

鄭注樂由中出和在心也禮自外作敬在貌也文猶動也嵩燾案由中出者宣導其和之意自外作者興起其敬之意樂文之盛也而聲依永律和聲默會潛通以與節奏相應行其易良之心而無容强也故曰靜禮質之幹也而興拜之等酬酢之儀多爲之節以詔之使之從容揖讓而不敢僻也故曰文但謂和在心敬在貌則禮者專飾其外之貌荀子之所謂僞也於義似未盡 案王氏經義述聞古字靜與情通大戴禮文王官人篇飾貌者不情逸周書官人篇情作靜逸周書情忠而寬大戴禮情作靜大戴禮又曰誠靜者有可信之已即表記所謂情可信也表記又曰文而靜鄭

注靜或爲情下云知禮樂之情者能作識禮樂之文者能述又曰情深而文明皆以情文相對爲義鄭注文猶動也意盖以動對靜其實樂由中出禮自外作正當以情對文言之

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

鄭注禮樂致人者也鬼神助天地成物者也易曰知鬼神之情狀五帝德說黃帝德曰死而民畏其神百年春秋傳曰若敖氏之鬼然則聖人之精氣爲神賢知之精氣爲鬼孔疏聖王既能使禮樂與天地同和節又於顯明之地尊崇禮樂以致人幽冥之處尊敬鬼神以成物蒿蒸棻鬼神者天地之成化禮樂者聖人之成能鬼神體物不遺禮樂功化之盛萬物受裁成焉陰陽之撰神化之迹禮樂爲昭矣中庸言鬼神之德以著誠之功用禮樂之散布流行聖人積誠之功用所以

揚詡萬物者也幽者功化之運行隨事而不能越明者制度之昭著盡人而不敢違鄭意求鬼神以實之疏因謂聖人崇禮樂於明而別鬼神於幽於經義似未能融洽案下文樂者敦和率神而從天禮者別宜居鬼而從地並以陰陽言鬼神朱子所謂氣至而伸者爲神反而歸者爲鬼樂統同神之至而伸者也禮別異鬼之反而歸者也注以先聖先賢釋鬼神大誤

綴兆舒疾

鄭注綴酇舞者之位也兆其外營域也嵩燾案鄭注奔喪位有酇列之處集韻酇聚也是鄭訓綴爲聚取相連綴之義而訓兆爲位外之營域則非說文兆分也灼龜坼也兆者分析之義馬融注論語佾列也周禮大胥以六樂之會正舞位以序出入舞者序舞者謂之綴八佾各自爲列謂之兆董氏春

秋繁露法商而王舞佾圓法夏而王舞佾方法質而王舞佾橢法文而王舞佾衡佾者兆也圓之方之橢之衡之所謂綴也下文行其綴兆要其節奏正謂舞列相連綴而又秩然有别也屈伸俯仰舞者之容綴兆舒疾舞者之節案下總干山立舒也發揚蹈厲疾也武亂皆坐又舒也凡舞節始終皆舒故初言備戒之已久後言遲而又久而其中之速事皆疾故謂之象成舞以行數人數相綴爲義故舞列謂之綴方氏慤云綴表也所以表行列也行綴既成而爲兆綴兆猶舞列之有分合也鄭訓綴爲位而及位外之營域是屈伸俯仰疾舒皆應獨綴兆實指其位於辭爲不文矣

過制則亂過作則暴

鄭注過猶誤也暴失文武之意孔疏謂文樂武樂雜亂甚蕪

案此經下文始奏以文復亂以武鄭注文謂鼓武謂金而周禮磬師掌教縵樂之鐘磬凡祭祀奏縵樂鐘師掌鼙鼓縵樂是縵樂金鼓雜眂瞭賓射奏其鐘鼓鼙愷獻亦如之鎛師軍大獻則鼓其愷樂是軍中樂亦金鼓雜樂有文聲武聲而不名文樂武樂樂師教舞始有羽舞干舞文武之分大司樂舞雲門大卷大咸大夏大濩大武七代之樂皆能調和其聲以應舞節詩小序武奏大武也酌告成大武也維清奏象舞也鄭箋象舞武王制焉大武周公作樂所爲舞也是大武成於周公之世武王總干而立而奏象舞大武之樂所由仿也作樂象功亦必無文樂武樂雜亂之理葢亂者序之反暴者和之反聖人備中和之德而因天地自然之和序發之於禮樂

萬物皆受裁成焉非能以人爲之妄參之者也過者德未至而妄作者也

論倫無患樂之情也

鄭注倫猶類也患害也孔疏在心則倫類無害故爲樂情爲情也質也本之所以立也官也制也用之所以行也此言樂之原也論卽下使其文足論而不息倫卽下樂行而倫清及樂者通倫理者也之義論謂討論制度之詳倫謂節理事物之宜無患者聲容節奏與性情相爲訢合非作而致其情也大司樂言樂語論也言樂德倫也大師以六律爲之音論也以六德爲之本倫也施之於論而不相陵越察之於倫而不相侵奪故以是爲樂之情鄭注倫類也不誤疏以論說

等倫無相奪害爲言是謂所論者倫耳語似未愜案集說引劉氏說論者雅頌之辭倫者律呂之音則下文所謂施於金石發於聲音者卽此論倫也亦不足爲樂之情矣

卑高已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小大殊矣

鄭注動靜陰陽用事小大萬物也大者常存小者隨陽出入

嵩燾案卑高以體言體有定者也故曰貴賤位動靜以氣言氣無定而有定者也故曰小大殊陰陽動靜之互爲其根而萬物資始資生以各正性命受形於陰陽之氣終古不失其節小大之所以殊殊於陰陽動靜之有常也鄭注陰陽用事語至精確疏以風雷動散有常言之失其旨矣

化不時則不生男女無辨則亂升天地之情也

鄭注樂失則害物禮失則亂人孔疏樂以法天化得其時則

物生不時則物不生天之情也禮以法地男女有別則治興無別則亂成地之情也嵩燾案此推原天地之情明生物之始自有其和與別者以爲之程凡物之牝牡雌雄皆男女也無辨則萬物之倫理亂天地亦無所施其成物之功陰陽之氣升主生而降主殺天地訢合陰陽相得斯其氣升而羣生皆遂其性男女無辨則化不醇卽陰陽之氣亦爲之雜亂以不得自升亂升者亂其生初之序也此因禮樂以上溯天地之情而明所謂和與別者生化自然無相瀆也竝兼人物言之春溫秋肅時也男女婚姻亦必以時鄭以禮樂分繫之人物疏又以人物分繫之天地恐無當經旨

著不息者天也著不動者地也一動一靜者天地之閒也故聖

人曰禮樂云

鄭注間謂百物也言禮樂之法天地也樂靜而禮動其竝用事則亦天地之間耳構蒸案天爲氣化之始故著不息地主成物之功故著不動聖人作樂以應天制禮以配地而天地之功用動靜變合互爲其根禮樂之施行動靜修爲亦交致其用經言天地之間猶云天地際也天地陰陽之會絪縕充塞無有端倪而氣化之行皆此一動一靜之機相爲保合聖人制禮作樂以消息天地之大用而使人各正其性命動靜之幾一息不可離即禮樂之化一物不能廢動靜無二用禮樂無二揆是以天地陰陽之運不能判然而各有其藏禮樂動靜之幾亦豈能截然而各施其化曰禮樂云者明禮樂之

原之出於一也上二句言天地之所以分下三句言禮樂之所以效天地之合鄭注樂靜禮動則於樂之應天禮之配地適得其反其言聞者百物也意謂禮樂並用事則百物以昌詞旨迂曲似尙未盡此經立言之妙

故其治民勞者其舞行綴遠其治民逸者其舞行綴短

鄭注民勞則德薄酇相去遠舞人少也民逸則德盛酇相去近舞人多也嵩燾案隱五年左傳天子用八諸侯用六大夫四士二是天子舞以八人爲列自八以下降殺以兩人數多少皆有常制昭公二十二年禘於襄公萬者二人德薄矣而未必季氏之用八佾反爲德之盛也蓋舞節繁則行綴遠舞節簡則行綴短繁者備儀舞人常勞簡者不備儀舞人常逸

此言治民即大胥之正舞位小胥之巡舞列所治者舞人之節而假治民爲之辭耳觀其行綴之遠近而知其舞節之繁簡則知德盛者備中和之極其繁簡必均行綴之有遠近皆非舞節之盛者也舞以象功昭德如大武之舞先鼓以警戒三步以見方再始以著往復亂以飭歸因舞節之繁簡想像其功德之盛有如見其心者季札之觀舞蓋亦求之繁簡之節而已民勞民逸無關優劣輔氏廣云治民勞謂勞於治民治民逸謂逸於治民行綴遠則氣紓行綴短則氣促上勤則下紓上逸則下促鄭以勞逸屬之民輔氏又以勞逸屬之治民者未達經義而以意擬之均之無當也

大章章之也咸池備矣

鄭注咸池黃帝所作樂名也堯增修而用之嵩燾案鄭注周禮大司樂雲門大卷黃帝樂大咸咸池堯樂也呂氏春秋黃帝令伶倫作爲律取竹嶰谿之谷斷而吹之以爲黃鍾之宮制十二筩以別十二律律呂蓋原於黃帝之世故樂肇始黃帝周禮大司樂六變而降天神舞雲門八變而出地示舞咸池九變而禮人鬼舞大磬天神尙質雲門樂之始其制猶質故止於六變至咸池而八變至韶而極於九變相繼增盛下云韶繼也繼咸池而爲九成也此與周禮敎樂舞次序正同疑大章卽周禮之大卷黃帝垂衣裳而治作樂象功大章大卷其義均也案王制三公一命卷鄭司農周禮注袞卷龍衣也毛詩傳袞衣卷龍衣也荀子富國篇天子袾裷諸侯元裷說文袞天子卷龍繡於裳九章之服謂之袞卷龍爲之故亦曰卷鄭注於此與周禮異

訓故爲失之案疏引熊氏云樂緯黃帝曰咸池帝嚳曰六英顓頊曰五莖堯作大章莊子天下篇黃帝有咸池堯有大章呂覽古樂篇亦云然淮南氾論訓亦云堯大章蓋周秦閒諸儒相傳如此經明以大章咸池爲後先之次自應以鄭注周禮爲允

天地之道寒暑不時則疾風雨不節則饑教者民之寒暑也教不時則傷世事者民之風雨也事不節則無功然則先王之爲樂也以法治也

鄭注教謂樂也以法治以樂爲治之法嵩燾案此言聖人法天行之度以有政教樂者政教之資也以法治言其因時合節與政治之法天者同也教有常故曰寒暑事無定故曰風雨刑賞者寒暑之施也賞以春夏刑以秋冬期不爽其時而已並勸者風雨之用也戒之用休並之用威期不踰其節而

已王者以政教整齊天下而樂之用行焉故其展而陳之有其時其比而合之有其節曰以法治則知政教之不統於樂明矣鄭訓教爲樂張氏守節因謂樂以氣曰教禮以形曰事傅會以成其說非經旨也

狄成滌濫之音作

鄭注狄滌往來疾皃孔疏狄成滌濫謂樂之曲折疾速而成疾速而止蕭蘐奉王氏經義述聞引呂氏春秋音初篇流辟誂越慆濫之音出云成者戉之譌戉與越通狄讀爲誂誂越卽狄戉也誂亦作咷漢書韓延壽傳噭咷楚歌服虔曰咷音滌濯之滌正與狄同音方言曰佻疾也廣雅越疾也佻與誂同聲越與戉同聲皆謂樂聲往來之疾也疏云疾速而成陳

氏集說因謂成者樂之一終王氏章句乃以濫爲尾聲展轉相沿强經以成其說疑狄成滌濫四字平列狄成往來疾滌濫則一往而不反惟疾越故至流濫無歸也鄭注狄滌同訓亦恐失之

慢易以犯節流湎以忘本廣則容姦狹則思欲

鄭注廣謂聲緩也狹謂聲急也孔疏朋淫於家是慢易以犯節淫酗肆虐是流湎以忘本嵩燾案哀樂廣狹對文慢易流湎亦當是對文慢易聲急流湎聲緩慢易者颯然而起戛然而止所以爲急犯節謂陵越而失其節也流湎則靡靡之音一往而不知反故曰緩鄭以緩急釋廣狹非也廣狹如典同之微聲韽回聲衍侈聲筰弇聲鬱侈聲回聲皆謂之廣微聲

弇聲皆謂之狹漫衍而宏筰則容姦矣杜子春云簫讀爲闇不明之闇鄭注弇則聲勃鬱不出也闇昧而鬱結則思欲矣如鄭注緩者聲紆容姦可也聲急而促安能道欲乎疏以朋淫酗虐釋慢易流湎並文義亦失之

感條暢之氣

鄭注感動也動人條暢之善氣使失其所嵩燾案王氏經義述聞引史記樂書及說苑脩文篇作感滌蕩之氣呂氏春秋音初篇流辟誂越慆濫之音出則慆蕩之風邪慢之心感矣慆濫即滌濫也慆蕩即滌蕩也滌蕩條暢聲相近攸字相通王氏之說是也樂記言聲音之道皆由於感感於善而善感於惡而惡未有感善而使失其所者上云犯節忘本容姦思

欲正言其放蕩而無檢約故曰感滌蕩之氣注意迂回陳氏

集說感或作蹷則意爲之辭別無證據

是故清明象天廣大象地終始象四時周還象風雨五色成文

而不亂八風從律而不姦百度得數而有常

鄭注清明謂人聲也廣大謂鐘鼓也周還謂舞者五色五行

也八風從律應節至也百度百刻也言日月晝夜不失正也

嵩燾案清明廣大統言樂體而鄭以一聲概之八風百度專

論樂律而鄭以八方之風晝夜百刻之度泛雜言之清明者

律呂相宣如大司樂奏黃鍾歌大呂奏大簇歌應鍾之類其

聲純一以清也廣大者衆音俱備如虞書戛擊鳴球搏拊琴

瑟以詠其聲洋溢以盈也終始者合止有節如論語之翕如

以象春純如以象夏皦如以象秋繹如以象冬也案下文始奏以文復亂以武治亂以相迅疾以雅亦終始自然之節奏也周旋者循環無端如禮器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爲宮也案大司樂圜鍾爲宮函鍾爲宮黃鍾爲宮而角徵羽依類以相生即十二管還相爲宮之義五色成文者義疏云角音木色青徵音火色赤宮音土色黃商音金色白羽音水色黑八風從律者陳氏暘云坎音革其風廣莫艮音匏其風融震音竹其風明庶巽音木其風清明兌音金其風閶闔乾音石其風不周坤音土其風涼離音絲其風景案經義述聞八音謂之八風左傳襄公二十九年五音和八風平謂八音平也昭二十年一氣二體三類四物五聲六律七音八風九歌以相成也昭二十五年爲九歌八風七音六律以奉五聲八風與七音九歌相次則是八音矣八風從律而不姦猶虞書之八音克諧無相奪倫也百度得數者馬氏晞孟云樂之始有柷柷方二尺四寸三八之數深一尺八寸二

九之數九勝八陽勝陰樂所以作樂之終有敔敔有齟齬二十七三九之數長尺十之數十勝九陰勝陽樂所以成度者所以準律各有數以合之樂師之序樂事大胥之典樂器典同之辨樂聲皆不越此案經義述聞左傳襄公二十九年節有度百度者樂之節奏也八音之奏有節其節皆有常度數者度之多寡也其大者如升歌三終笙入三終間歌三終合樂三終及武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南國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復綴以崇天子之屬其小者如三步以見方夾振之而駟伐壹倡而三歎之屬多寡得宜故日得數一成不變故日有常五色者五聲之序八風者八音之和百度者以六律六同辨陰陽之聲而播之器者也注意未能分明

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

鄭注道謂仁義也欲謂邪辟也嵩燾案君子小人以位言之

君子樂得其道卽所謂樂者通倫理者也小人樂得其欲則天下膏而萬物各得其所合天下而皆得所欲此樂之所以爲樂也以道制欲則樂行而民鄕方矣忘道者仲由之瑟原壤之歌縱情以出之而成乎滌蕩之音反情以和其志君子以道制欲之功也廣樂以成其敎君子以道制欲之化也

樂者心之動也聲者樂之象也文采節奏聲之飾也君子動其本樂其象然後治其飾

鄭注文采樂之威儀也孔疏聲無曲折則質素故以文采節奏飾之治其飾則亦聲之飾也嵩燾案治其飾謂飾舞以昭樂之盛文采舞之容節奏舞之節文德武功必由舞以宣之再始復亂之義六變八變九變之節一成再成三成四成五

成六成之容惟舞爲能曲盡其形容聲者樂之象如韶夏濩武皆播之聲以象功然後文之以干戚羽毛以和其聲而盡其飾舞樂之所以相須也史記樂書此章本爲樂象象者舞也故此下專明樂舞之節注意恐失之

君子以好善小人以聽過

孔疏君子謂在位尊者小人謂士庶之等嵩燾案此君子小人以德言之情見義立則中和之道著而文武之用殊君子由之以見聖人之情故好善小人由之而綴兆有位進退有節俯仰疾徐有容一有不齊以正焉則失倫矣故曰小人以聽過

禮樂偩天地之情達神明之德降興上下之神而凝是精粗之

體領父子君臣之節

鄭注傾猶依象也凝成也精粗萬物大小也領猶理治也孔疏禮出於地尊卑有序是傾依地之情樂出於天遠近和合是傾依天之情又能正其萬物大小之形體理治君臣父子之限節嵩燾案邵氏囦云傾載也天地之情隱於造化禮樂則傾之而出神明之德行於幽冥禮樂則達之而顯玩下大人舉禮樂天地將爲昭焉正謂天地之情資於禮樂以顯其功用也似不得爲依象之義精者愛敬之實粗者節文度數之詳禮樂之情通於天地故以之交於神明而不爽其情禮樂之體凝於性命故以之行於君臣父子而不踰其節傾者載而顯之於事物凝者固而存之於心注以精粗屬物大小

疏又以天地之情分屬之禮樂皆恐失之

是故德成而上藝成而下行成而先事成而後是故先王有上有下有先有後然後可以有制於天下也

鄭注德三德也行三行也藝才技也孔疏德成而上者人君及主人之屬以道德成就故在上藝成而下者樂師商祝之等藝術成就而在下人有多少品類先王因其先後使尊卑得分然後可以制禮作樂爲法以班天下當熟察禮樂之節數與事而已習其數乃能通其情知其事乃能達其義故夫本末一致也德成者不能廢藝行成者不能遺事而先王之制禮樂固不待執其藝陳其事躬習俯仰屈伸之文而一曲之士得皆與於禮樂之末爲藝與事之備其文者其原皆通

於德而及其行之則固有專資於藝以致其精者㕥有制於
天下所以明禮樂之行非一手一足之烈而儀文之等節奏
之繁資於工祝以效其用而揚詡其德乃以成乎禮樂之盛
也疏意似失之泥
弦匏笙簧會守拊鼓始奏以文復亂以武治亂以相訊疾以雅
鄭注相卽拊也亦以節樂拊者以韋爲表實之以糠糠一名
相因以名焉今齊人或謂糠爲相嵩燾案周禮大師帥瞽登
歌令奏擊拊下管播樂器令奏鼓𣋰小師登歌擊拊下管擊
應鼓鄭司農云拊者擊石𣋰小鼓也讀爲道引之引小鼓爲
大鼓先引故曰𣋰說文𣋰擊小鼓引樂聲也據虞書搏拊琴
瑟以詠而儀禮凡工歌先授瑟是樂始登歌以琴瑟和之而

先之搏拊者所以引樂聲也疑拊亦鼓類鄭司農云搴石非也說文不云鞞小鼓而云鼙小鼓似鼙拊鼓𩌦皆假搏擊爲鼓之名大射儀有建鼓應鼙朔鼙鼗之別而無𩌦鼓知許君之云鼙小鼓爲得其實也周禮笙師舂牘應雅鄭司農云牘以竹大五六寸長七尺其端有兩空髹畫以兩手築地應長六尺五寸其中有椎雅狀如漆筩而弇口大二圍長五尺六寸以羊韋鞔之有兩紐疏畫鄭注牘應雅教其舂者謂以築地笙師築之則三器在庭可知案鄭司農小師注柷如漆筩中有椎小師笙師所掌皆在升歌時周禮亦謂之弦歌疑笙師之雅即小師之柷用以節弦者笙師所掌在笙入之後牘應雅皆以節樂與拊搏之引樂聲者自別考工記韗人爲皋陶鄭司農云皋陶鼓木也疑應雅二者考工記所謂皋陶

鼓木也牘卽大射儀之蕩所謂鼓竹也竹木皆可爲鼓以節

樂而相之以糠實韋用以築地當與牘應雅爲類曲禮舂不

相凡舂以聲助之而爲之節曰相此所謂相益舂以節樂也

拊用擊而相用舂鄭合爲一恐誤

及優侏儒獶雜子女

鄭注獶獮猴也言舞者如獮猴戲也亂男女之尊卑獶或爲

優孔疏俳優侏儒之人狀如獮猴男女無別蔿蕭案侏儒子

女二事侏儒爲俳優以悅人耳子女相獶雜以眩人目獶猶

亂也疏混合言之恐誤齊人歸女樂鄭人賂晉以女樂二八

所謂獶雜子女也俳優子女之興皆在春秋之世

克順克俾

鄭注慈和徧服曰順俾當爲比聲之誤也擇善從之曰比嵩燾案鄭所引昭公二十八年左傳文杜注比方善事使相從也爾雅釋詁俾從也字異而義同順謂德普於人而人服之俾謂善備於身而人從之克順克俾則化民成俗之道著矣比俾同訓不必改字

石聲磬

鄭注磬當爲罄字之誤也嵩燾案說文磬古文從巠作硜史記樂書石聲硜硜以立別硜古文磬字論語鄙哉硜硜乎正謂磬聲磬聲一發卽止樂有編磬以協陰陽之律大小之聲戛然可以立辨故聲亦從磬而以耳辨之磬自有辨義說文罄亦從磬得聲謂其一發卽罄也正不必改磬爲罄

聲淫及商

鄭注時人或說其義爲貪商也嵩燾案周禮大司樂有宮角徵羽而無商鄭注五音宮所生濁者爲角淸者爲徵羽無商者祭尚柔商堅剛也朱子謂無商調非無商聲淫者聲之過亢而流爲商調也國語王以夷則之上宮畢陳以黃鍾之下宮布戎以無射之上宮布憲施舍史記武王伐紂吹律聽聲而音尚宮皆取寬大之義商者西方金音義主殺伐武樂以遲久詠歎爲心發揚蹈厲而會朝淸明於商音無取故知爲有司之失傳也

敢問遲之遲而又久何也

鄭注遲之遲謂久立於綴孔疏引賀氏云備戒已久是遲久

立於綴是遲而又久嵩燾案備戒之久據樂之始言卽下始

而北出是也遲之又久據樂之成言下文再成以及六成復

綴皆是也通取久道化成之義遲之者從容以象其成遲而

又久總干而久立於綴以竢樂之餘聲盡而始收也鄭以遲

之遲爲句疏遂兼上備戒之久言之似於經義未順

夾振之而駟伐盛威於中國也分夾而進事蚤濟也久立於綴

以待諸侯之至也

鄭注夾振之上與大將夾舞者振鐸爲節也駟當爲四聲之

誤也每奏四伐一擊一刺爲一伐牧誓曰今日之事不過四

伐五伐分猶部曲也舞者各有部曲之列又夾振之者象用

兵務於蚤成也久立於綴象武王伐紂待諸侯也嵩燾案六

成復綴以崇天子敘舞事已盡［案鄭以天子夾振之爲句云王與大將夾舞者似謂武王與太公夾舞者參錯而立是不知舞以象成直謂天子亦與於六成之行列而云天子夾振之於文義亦爲忤矣］此復申敘上文未盡之義夾振之而駟伐卽再成滅商之容所謂發揚蹈厲太公之志也方氏慤云八佾相夾則合而爲四伐謂以戈伐地也語最分明夾振之所以一其心至於三成分夾而進以示整暇耀軍容而已故曰事蚤濟也五成分左右二列則舞位無所施其回旋故皆坐以象天下之大定所謂武亂皆坐周召之治也久立於綴則總干山立武王之事矣其始之備戒立於綴以待之其終還立於綴故曰復綴云待諸侯之至者大傳云設奠於牧室遂率天下諸侯執豆籩逡奔走卽謂此也下武詩受天之祜四方來賀文王詩上帝

既命侯于周服久立於綴以待諸侯之從周不欲以武强致之故曰復綴以崇天子鄭以伐紂待諸侯爲辭則當在備戒已久之時不宜列之章末且牧野誓師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國又何云待也

名之曰建櫜

鄭注建讀爲鍵字之誤也兵甲之衣曰櫜鍵櫜言閉藏兵甲也嵩燾案上文車甲衅而藏之府庫則注意爲復王氏述聞建當爲鞬方言所以藏弓謂之鞬說文鞬所以戢弓矢也釋名鞬建也弓矢並建立於其中也左傳僖二十三年右屬櫜鞬杜注櫜以受箭鞬以受弓馬融廣成頌正作鞬櫜王氏之說是也後漢書馬融傳注又云鞬以藏箭櫜以藏弓疑鞬櫜

之爲名不必專藏弓矢說文櫜車上大橐也廣韻韃馬上藏弓矢器韃以革爲之並藏弓矢案毛詩傳櫜韜也時邁曰載櫜弓矢是弓矢並言櫜左傳左執鞭弭右屬櫜韃杜注弭弓反末無緣者小雅詩疏弭者弓消之名弓亦執之則下云櫜韃亦總言弓矢之房而已杜以櫜爲矢箙似亦別無顯證韃櫜連文則櫜亦以革爲大櫜干戈弓矢皆可包而藏之後人緣此名弓房爲韃右屬之腰正未可據以釋此文也疏云鍵是管籥閉藏之名鍵所以持門戶府庫之藏皆有鍵閉固不能施之櫜韃矣

散軍而郊射左射貍首右射騶虞

鄭注郊射爲射宮於郊也左東學也右西學也孔疏東學在東郊周立虞庠之學於西郊故知諸侯習射於東學嵩燾案周禮射人王射樂以騶虞諸侯射樂以貍首鄭以東學爲大

學不應諸侯之射在大學天子之射反在小學鄉射記君國中射則皮樹中於郊則閭中於竟則虎中鄭注國中謂燕射於郊謂大射於竟謂與鄰國君射似鄉射於學天子諸侯射不必於學射義疏大射於廟賓射於朝燕射於寢鄉射記所謂惟君有射於國中凡此皆國中也散軍郊射葢及郊而射以與諸侯明禮讓之義王制述三代之學夏曰東序西序殷曰右學左學周曰東膠虞庠周立四代之學而惟虞庠在郊謂鄉學也王制特明著之夏殷以東西相勝竝無在郊之文疏云東學在東郊甚誤（詳見王制）殷道尚右武王始有天下猶循用殷禮故天子居右諸侯居左謂比耦之次也儀禮鄉射大射竝云上射在左先升三等下射從之中等上射升堂少左

爭射上射降三等下射少右從之中等蓋周禮以左爲尙故上射居左經云左射貍首右射騶虞猶殷制也大射儀司射西面誓曰公射大侯大夫射參士射干卑者與尊者爲耦不異侯此以貍首騶虞爲節蓋天子諸侯相與爲耦凡射皆先比三耦惟天子居右諸侯以次皆居左也注云東學西學疏遂以東郊西郊釋之是天子諸侯分郊而射證之經義恐不然矣

致樂以治心　致禮以治躬

鄭注致猶深審也篤燾案致樂致禮與中庸致中和之致同說文致送詣也由此而致之彼也中和者具於心者也推而被之民物曰致禮樂者生於心而具於事者也引而納之於

心與身亦曰致習其儀文度數以節理其性情所謂學以致其道也治心者涵濡其德性故曰樂也者動於內者也治躬者檢束其儀容故曰禮也者動於外者也行乎禮樂而致之身與心非但深審之而已

禮減而進以進爲文樂盈而反以反爲文

鄭注禮主其減人所倦也樂主其盈人所歡也進謂自勉强也反謂自抑止也嵩燾案禮主於撙節退讓故曰減樂主於流動充滿故曰盈減盈者禮樂之體也減而以進爲文盈而以反爲文文者用也一獻三獻以至九獻禮所由名也由獻而有酢而有酬有酧而有旅酬而有無算爵相承以致其歡故以進爲文酢也酭也酬也所以爲報也得其報則樂禮之

所以爲順也順人情者也入門奏肆夏出而奏陔樂所由成也而升歌三終間歌三終合樂三終皆各自爲節終而復始故以反爲文得其反則安樂之所以爲和也和人心者也禮有序而終始相成故曰進樂有節而合止各別故曰反疑此據行禮樂之節言之非虛言其理而已注意似無著

聲音動靜性術之變盡於此矣

鄭注性術言此出於性也益於此不可過嵩燾案聲音動靜交於外而性術應於內變者謂性術隨之以發動也言樂之原由人心之樂而宣導之以爲之節而聲音動靜之成乎變與性術函而相守以不可離而性功成焉故曰樂觀其深矣篇首云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又云凡音生人心者也此兼

前兩義言之

節奏

鄭注閡作進止所應也孔疏作則奏之止則節之嵩燾案爾雅和樂謂之節奏者衆音並作節者中間一聲以調其中聲如拊鼓相雜皆是節也曲直繁瘠廉肉六者於聲之高下清濁辨之節奏則調和六者之音使之剛柔相濟疾舒適均以成乎和平之聽也下文節奏合以成文似未宜專以止作言

審一以定和比物以飾節

鄭注審一審其人聲也比物謂雜金革土匏之屬也嵩燾案昭元年左傳樂有五節遲速本末以相及而推本於中聲以

降一者中聲也國語古之神瞽考中聲而量之以制以中聲定其準而陰陽之聲之依乎律呂者應節相生自然成文大司樂所謂圜鍾爲宮函鍾爲宮黃鍾爲宮皆中聲之所從出也因而分樂以序之以成乎六樂之變而各得其中聲焉故曰審一以定和物者事也郊廟射鄉食饗之事皆有事於樂而儀禮之樂南陔白華華黍笙由庚崇邱由儀管新宮奏肆夏奏陔奏驁各依於事以比樂官展樂器而爲之節奏燕禮記賓及庭奏肆夏賓拜主人答拜而樂闋公拜受爵奏肆夏卒爵主人升受爵而樂闋皆因事之節以盡其飾故曰比物以飾節鄭以審一屬之人聲以比物屬之八音似於義未盡

故樂者天地之命中和之紀人情之所不能免也

孔疏樂師合天地之命協中和之紀感動於人是人情不能自免也嵩燾案樂以理人之性情是即天地之命所凝也而使其心知百體莫不順則爲則中和之具人心者必資樂以紀之樂之理曰流行天地之間先王用之以宣導人心之和和而不使失其節故樂者所以範圍乎人情者也上文樂者樂也人情之所不能免也據樂之用言之情之動於自然而不容已者也故曰不能免此云人情之所不能免也據樂之理言之所以節理人情而依於性者也非是則其情流溢而不知所節故亦曰不能免

肆直而慈愛者宜歌商溫良而能斷者宜歌齊

鄭注商宋詩也嵩燾案昭公二十九年左傳吳季札來聘請

觀於周樂頌也大雅也小雅也風也皆周樂也案杜注左傳頌有殷魯故日盛德之所同是魯頌商頌皆統於周樂周禮大司樂舞雲門大卷大咸大韶大夏大濩其時雲門咸池辭皆不傳即韶夏濩樂舞之節具存而工歌聲詩在周已無考孔子刪詩但得商頌五篇而已五帝三王之樂當因韶夏之節各爲之辭以寫之故曰遺聲商齊二者與風雅頌並列當時必有其辭下文明乎商之音者臨事而屢斷明乎齊之音者見利而讓五帝以揖讓得天下而其歌歸於能斷三王以征誅得天下而其歌歸於見利而讓蓋又後人竊知聖人之情爲之辭以曲傳其心而歌者各因其性情所近長言詠歎之其終慈愛又要於能斷能斷者又要於能讓則亦以見聖人之德無所偏倚而歌者又自有

以啓發其性情也

故歌者上如抗下如隊曲如折止如槀木倨中矩句中鉤纍纍乎端如貫珠

鄭注言歌聲之著動人心之審如有此事孔疏此論感動人心形狀如此諸事諸嵩燾案鄭意歌聲之著動人心之審謂聞歌者審其歌聲之曲折疏以感動人心形狀言之似乖注意經云上下曲止一聲之節也抑揚轉頓各適其宜而已倨中矩句中鉤纍纍如貫珠全章之調也矩者聲重而止鉤者聲輕而遲而其音與節圓轉相屬猶夷蕩漾引而愈長蓋六者之辭異而播之歌者音調固無異也三代之樂皆始升歌故曰歌者在上匏竹在下貴人聲也樂記以師乙之言歌終爲

歌之發於人聲者樂之原也而歌必倚瑟君子無故不去琴瑟是以弦歌者樂之紀君子之治樂尤莫先乎此也

禮記質疑卷十九終